

---

**CHOUXIANG STORY**

---

**NOT RESEARCH**



后父权结构下母职的“缺位”与性欲倒错——作为不可能形象的男妈妈：回应能  
工智人

**Maternal “Absence” and Sexual Perversion in the Post-Patriarchal Structure:  
The “Male Mom” as an Impossible Figure — A Response to *NenggongZhiren***

故障机器人 <sup>1</sup>

<sup>1</sup>尖塔随机火堆旁边，趴着.

Correspondence: N/A. Email:  
N/A.

**叠甲**

写在最前/叠甲：本文纯为读了《分类》与《男妈妈两篇》有感所作，因此将不会有合理的行文结构，也不提出什么新理论，仅试图进一步分析其两位作者所提出的观点。并且由于作者是懒狗（并且正值杀戮尖塔发售），其中大部分论证都极其精简且未经推敲。如有异见与批评，那你说得对。

## 1 | 引言

厄勒克特拉情结往往被认为是俄狄浦斯情结在女性身上的“镜像”表现。然其神话来源、概念内涵并未得到恰当解析与重视。克莱因曾对俄瑞斯忒亚三部曲进行分析，其结果显出一种对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的强烈认同。

## 2 | 神话中的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情结与俄狄浦斯情结应用于指向不同的心理现象，其原因在于在神话中厄勒克特拉先失去了父亲，才为父报仇，促使哥哥俄瑞斯忒斯杀死母亲 Clytemnestra。若按其大众理解（或俄狄浦斯情结的惯性），厄勒克特拉情结应当是为获得父亲的关注与爱而嫉妒母亲；但轻易地，我们可以注意到，其故事原型更类似于厄勒克特拉为实现对父亲的忠诚才弑母。且其身上的性是被压抑的而非向俄狄浦斯一样挥洒的——在部分悲剧中厄勒克特拉被囚禁不准嫁人、在部分情节中厄勒克特拉被名义上的，无夫妻之实地嫁给一个农民：以此，后来她才能以处女身份嫁给皮拉德斯——一个被描绘为与俄瑞斯忒斯为恋人的、俄瑞斯忒斯的表亲。

## 3 | 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类型学划分之质疑

I·P·马克西米连·冯·恋母斯坦因博士提出，俄狄浦斯情结存在二种分型：

- (1) 与异性父母/主要养育者的高度认同。
- (2) 意识上否认恋母/恋父，潜意识在择偶和行为模式上仍受其影响。

因而，I.P.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普遍性的。然则，其第一个类型可以轻易地被诸如克莱因和玛格丽特·马勒等人的理论更好描述（而非作为俄狄浦斯情结的一部分）。例如，马勒的分离·个体化理论用四个阶段描述了婴儿从原始的无知觉状态，到无法分清母亲与自己的共生状态，到开始逐渐意识到主体与客体存在，最终将母亲内化为内在客体，在心中母亲形象存在的情况下探索世界。若一个人未能完成与母亲的分离，仍处于共生阶段，则可能出现 I.P.所描述的，其需求被表达为/被替代为其主要养育者的需求之情况。

## 4 | Metis，俄瑞斯忒斯的弑母——为何“妻母非母”

Amber Jacob 在其著作《弑母——神话，心理分析与母亲律法》一书中进一步解析了俄瑞斯忒斯的神话并试图论证为什么不存在真正属于女性的“俄狄浦斯情结”。其关注点从俄瑞斯忒斯的弑母之被雅典娜赦免来到了雅典娜本身的不存在的母亲——Metis。Metis 本是智慧与

多变的化身，却被宙斯吞掉，同化，象征性地融合了她的生育功能。Jacob 认为这是一种原始的，男性孤雄生殖的全能幻想。宙斯将这个幻想付诸行动，而雅典娜认同了她的父亲，否认了她母亲的存在。因此，雅典娜必须是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角色（永远的处女，天生的战士，理智的化身），因为其生育能力已被父权制同化。

从其理论中，我们得以一窥能工智人所提的“妻母非母”的潜意识成因：当处于一个充斥着原始全能幻想的环境中，由于富有魅力的女性形象将被体验为对其原始自恋具有威胁的，因而女性的性的被压制与匮乏将更符合这种自恋幻想。母亲角色由此失去了她作为独特女性魅力的温柔、情感照料等特质。

同样地，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视角下看到“男妈妈”这一概念的讽刺之处——一个既有力量的，又温柔的，既是父亲又是母亲的“全能”形象，因此，“男妈妈”不是俄狄浦斯的现代翻版，而是对于早年缺憾的补偿。另一方面，“男妈妈”的概念出现向“身体符号”的偏移某种意义上又说明这种压制母亲形象的男性全能幻想仍然广泛存在。消费一个只是有着大胸肌的形象在无意识上重复了雅典娜对宙斯和俄瑞斯忒斯的维护。一如克莱因将俄瑞斯忒斯最后被雅典娜赦免视作对父亲的认同最终导向人格的成熟，而非是被杀死的母亲被彻底埋葬和沉默/否认存在，而忽视了其中的偏执分裂位的理想化的父亲和全坏的恶毒的母亲/复仇女神。

## 顺便送大家一个笑话

An ego and a superego walk into a bar. The bartender says, I'm going to see some id.

## 参考文献

百度百科. 百度. 2026

我的大脑. 精子与卵子. 2002.

我的电脑. 机械革命. 2025

*On matricide: myth, psychoanalysis and the law of the moth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7

电锯人. 藤本树

## 能工智人回复（《男妈妈》作者）

我琢磨一晚上，觉得你说得对。

你用解构神话讲述“妻母非母”的根源在于一种男性的“原始全能幻想”。男性（象征性的父权）恐惧女性（母亲）那种富有魅力的、独立的创造力/生育力，因此通过“吞并”（如宙斯吞掉智慧女神墨提斯）或“压制”来消除这种威胁。被压制的母亲因此失去了“性”与“魅力”，变成了一个功能性的、匮乏的符号。

所以“男妈妈”其实是那种“原始全能幻想”的现代翻版。它试图创造一个“既有力量（父权象征），又温柔（母职功能）”的“全能形象”。这在潜意识里是在重复“雅典娜认同父亲、否认母亲”的过程——即试图在不挑战父权结构的前提下，把“母职”这个功能缝合进男性身体里。因此，“男妈妈”这个概念本身就带有一种内在的矛盾：它表面上接纳了母职，但本质上可能仍是在维护“男性可以拥有/取代女性生育功能”的幻想。

承认自己的 xp 其实是父权的规训确实有点难绷。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这个 xp 是怎么被规训出来的呢？

我想是因为被利用的“异性恋欲望”。

“妻母非母”能成立，是因为女人的情感重心被要求优先给丈夫。门罗站在老公那边不保护女儿，本质上就是“妻性”压过了“母性”——她的欲望指向了那个压迫结构里的男人。女性自己的欲望，被收编成了父权的打手。

而男人那边呢？他们想要的是“美丽性感的依附符号”——把女人抽干成一个空壳，确保她的生命力不会溢出到孩子身上、不会溢出到任何不服务于男人的地方。

所以结果就是：母亲被剥夺了“母亲”该有的丰沛情感，变成了一个只有妻名、没有母实的美丽容器。

如果是一个缺母爱的女儿想要“男妈妈”：她依然在指望一个“更好的男人”来弥补另一个“坏男人”（缺位/压迫的父亲）和一个“被收编的母亲”造成的窟窿。她的欲望还是绕着男人转。（并没有新的进步）

·如果是一个男人想当“男妈妈”：这简直就是宙斯吞墨提斯 2.0——“我不需要真实的女人也能生孩子/养孩子，而且我还保留了力量”。这是对女性生育养育功能的象征性取代。

就这样“压制”和“吞并”完成了。

所以，我现在觉得：“男妈妈”可能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症状。它在问：什么时候女人的欲望可以不指向男人？什么时候男人的欲望可以不靠吞并女人来确立自己？

最后，还好我是泛性恋。

最后的最后，我喜欢你的笑话！ ﻗﻮﻟﻪ؟

### **Dr.I.P.Maximilian** 回复（《俄狄浦斯情结》作者）

拜读您之观后感，我，Dr.I.P，为之震撼。拙作对纯粹抽象恋母癖的批判竟能引发您如此深邃的思考与创造性解读。您的洞察力令我惊叹——那如墨色晕染般的思维火花，在我贫瘠的想象疆域里绽放出令人目眩的光彩。您对希腊神话的诠释如此精妙，使我深感学海无涯。

感谢您赐予这份思想的馈赠，愿缪斯女神永远眷顾您的笔锋。

以最崇高的学术敬意，

I.P Maximilian von Motherly-Lovegenstein，献上